



王西彦散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I267/100

王西彦散文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747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陈达林

王西彦散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6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10100·411 定价：1.00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泥土和脚迹

(自序)

一连下了几天雨，天气阴冷而潮湿。我离开书桌，伫立窗前，透过园子里常青树丛的空隙，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无论是打伞的，披雨衣的，他们几乎都在雨中跨着急步，匆匆踩过淋湿的街道。使我微感惆怅的是，浇有一层厚柏油的街面上，竟没有留下半点儿脚迹；就连一辆隆隆轰响的载重汽车驶过去了，街面也依然平坦而光滑，显出一副漠然的神情。

我回忆起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少年时代。每当暮春季节，跟一群看牛的同伴，在半湿的紫云英田里抛镰刀赌草把，或是初秋大熟期，踏着离水不久的稻田，站在稻床角“打小老虎”的时候，那泥土是多么柔软可亲呵！清明一过，地气向上，你光赤的脚板就往紫云英田踩吧，简直一步一个脚迹，还会给你一种暖丝丝的感觉，恨不得把脚步放得更重些，使脚迹更深些。至于下稻田收割大熟，用我们家乡的话说，是等于“拆斗牛”的重活；如果田里离水较迟，不消半个时辰，你就不只浑身上下都沾满泥巴，两条小腿更会深陷在自己的脚迹里，老半天拔不出来。我们还喜欢做“踩脚印”的游戏，在半湿的“戏田”(没有作物的)里，从田头跨大步走到田尾，看谁的脚迹踩得最深也最直。有时我们也选用溪边沙滩做游戏场，不过细沙虽然很柔软，搔得你脚板心直发痒，但脚刚踩过，

印迹就模糊了，总不如湿土里的来得鲜明而持久。……

再回到书桌边时，我就想到自己现在做的，不也正是重温泥土里的足迹吗？这个想法，不仅使我感到欣慰，而且增添了勇气和兴味。

我正在做的，是把过去数十年间写下的一些短篇文字，加一番梳栉修删，选编成集。因为写在不同时期，文章的格式既不相同，表达的情绪尤其迥异。过去虽曾印过几个小小集子，它们的命运既颇寂寞，自己也就不大重视。感谢有个朋友，在闲谈我国新文学的成绩时，提到了我早期的几篇散文，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一时兴起，我就从尘封的笥篋里找出它们，试着翻看。谁知竟因此花去不少时间，把全部幸存的旧稿都重读了一遍，甚至对它们生出偏爱来了。

我知道，自己这份偏爱，多半由于它们是“幸存”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我们国家曾经有过悲惨的十年浩劫。在那个天昏地暗、乾坤颠倒的时期里，我的主要罪名，就是有那么几个鼻子特别灵敏的人，在我一篇短短散文里，嗅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在剥夺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时，他们还把出自我手笔的所有文字，包括原稿、书信、笔记和日记，统统作为“罪证”，囊括而去。到了运动后期，我也曾经向他们要求发还，得到的回答是：“你到造纸厂找去吧，那些毒草早就化成纸浆了。”但由于他们的粗心大意，到了“四人帮”覆灭以后，我的“罪证”居然还留在大批劫剩的废纸堆里。

现在编在这个选集里的，除了“四人帮”覆灭后的部分新作，都是废纸堆里的幸存者。它们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残暴决不能消灭文化，野蛮也绝无法战胜理性。

收容在第一辑里的八篇《童年杂记》，记录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小故事。过去的诗文里，童年总是和“幸福”、“美好”之类的字眼相联系的，我曾读到过象“童年呵，你是入海的明珠”这样的诗句。一个人离开童年或少年时代，陷身于纷纭的人事而不能自拔，他就会把对过去的回忆当作逃避风浪的港湾。这自然是因为，在童稚心灵里，人生有如万花筒中色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可是，在我的“童年杂记”里，有的却只是一些灰暗的往事。

这当然不是由于我天性特别敏感，而是我的童年生活过分灰暗。出现在杂记里的人物，不论是义父和斋婆，或是长工和看牛小伙伴，总之都是我童年或少年时代里实际接触过的，而且一直活动在我的记忆里。他们自然早已入土了，但他们的音容面貌，直到我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依然历历如在眼前。我记得我的老祖母在临近八十高龄时瘫痪不起，白天神志昏迷，一到夜晚，却眉飞色舞地跟接踵而来的亲友们打起热热闹闹的招呼，这些亲友无一例外地都死得比她更早。人们都说，她已经进入阴间了，所以和她交往的尽些阴间的人。实际上，她恐怕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罢了。可是，我看看自己这八篇杂记的写作日期，有的是三十年代初学写作时，大概是受了高尔基的《童年》之类作品的启发；有的则是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显然是在写作反映家乡农民生活的其他形式作品时，勾引起过去的回忆的结果。总之，我的目的是在记述自己曾经身经目睹的某些历史现象。

提到记述历史现象，最明显的莫过于第二辑《患难中的祖国》了。从抗日战争前夕的古都北平，到抗日战争初期的苏北、湘赣、浙东和闽西北，这些短文所记录的，对我自己来说，简直是一步一个脚迹，它们使我回想起日本侵略者的狞笑，震耳欲聋的炮火，颤抖在轰炸下的城市，变成灰烬的尸体，满脸愁苦的家乡父老，寒夜里残破的车站，以及长途颠簸的“黄牛”汽车。不待说，这一切

都象一连串噩梦似的成为遥远的过去了，我保留下来的只是一些零星陈迹，重读它们时，有如咀嚼家乡涩口的苦菜菜。

写于解放后十七年间的短文，我选存在第三、四、五辑里。这一部分，大都是些速写报告，个人的情绪几乎完全隐没在大量的事实里。应该特别说一说的，是写于一九六二年的《湖上》，因为它就是前面提到我在十年浩劫时期的主要“罪证”。文章里写到在西湖游艇上听一位老船家讲历史掌故，讲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西湖建造行宫和湖滨旗营里耀武扬威的旗兵，也讲到北洋军阀的混战和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因而发了一点议论道：“老百姓真是不怕强权的！康熙乾隆的事儿我没有亲见，可我亲见的就不少啦！实在不少啦！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庭嘛！”最后一句是我们浙东的俗话。如果是神经健全的人，谁都看得出，这只是饱经沧桑的老船家在对皇帝、军阀和日寇们发发“而今安在哉”式的牢骚而已。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后来结成“四人帮”那几个人的鹰犬们竟然抓住这句俗话，不仅无限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而且非把我屈打成诅咒最高领导者的严重罪犯不可。事实上，我也的确被专政了超过十年之久。

过去，我在读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字狱的记载时，每惊叹于那些封建暴君们的凶残和愚蠢，总认为那种血腥的黑暗岁月已经永绝于人类的文明世界。哪里料到，我这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竟然还会碰在那张更为荒唐可笑的“法网”上呢？我想，只要把我写于解放后这三辑短文通读一遍，就不难想象我那种无端被一下子投入灾祸时的惶惑心情。人世间的热情的遭受嘲弄，竟一至于此！

现在我把《湖上》收容在这选集里，作为那个黑暗岁月的小小“存照”。

“四人帮”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在我们国家制造成十年文化真空，“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景象，也反映在我这个集子里。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是这些丑类被人民的巨掌打下历史舞台的日子，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人们莫不欢腾鼓舞，庆贺民族悲剧的终止。只是我那种噩梦乍醒的惶惑情绪，却残留了许久。而且，阴霾也正待消散。收在第六辑里的几篇短文，是在两年之后才写出来的。因为被专政了十几年之久，一旦重见天日，有机会到几个城市里去探亲访友，祖国大地经受浩劫后的满目疮痍，的确给了我很大的惊讶。读者可以看出，我在记录写作时有着很大的克制。

但是，我自己虽然在劫难中活过来了，我的朋友却有不少人已经含冤倒下。有一个时期，每隔几天，我就要去一次上海龙华火葬场，参加给他们平冤昭雪的仪式。当我肃立在送葬的行列里向死者默默致哀时，听着死者家属们的哭泣，我感到自己的心灵也在哭泣。我望着灵位上面死者的遗像，仿佛听到他们告诫的声音：“活着的人们哪，你们要警惕呵！”我想到自己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我果然做起来了，陆续写下一些向死者告慰的纪念文章。

这个集子的最后部分，就选收了这类纪念文章中最初写成的两篇。我知道自己写它们时，无法保持情绪的平静，未能对他们的功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我想，死者是会原谅我的，正如他们生前一样。

这个选集里的短文，写作的时间几近半个世纪，从青年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垂暮之年。我并不想对读者隐瞒我对他们的亲切感，但我也无意于给他们掩饰短缺。诗人要了解自己艺术的高贵性，要忘记给读者以愉快和美的享受。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具有诗的美。散文尤其接近诗。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这些短文是很不够格的，首先就是诗情的贫乏。可我还是把它们选编

出来了，因为它们毕竟是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是泥土里的足迹，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天际飘忽无定的浮云，水边一瞬即逝的倒影。

写完这篇序言，天已放晴，窗外展现出一片温暖的阳光，半空正掠过一群欢欣的白鸽，园子里腾着一股雨后清晨的潮气。一个渴望涌现在我心头——下楼到园子里去，在半湿的泥土里踩出你新的足迹，即使不是家乡暮春季节的紫云英田，我也并没有光赤着脚板。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上海

目 次

泥土和脚迹(自序).....	1
----------------	---

第一辑 童年杂记

义父.....	2
朱兰姑母.....	7
黄杨木.....	13
金狗和黄龙.....	23
斗牛.....	30
老坤和小孀妇.....	40
贼骨头.....	46
蛟和龙.....	52

第二辑 患难中的祖国

和平的古城.....	61
屈辱的旅程.....	67
车站.....	74
废墟.....	78

料车上的家庭	84
三等舱的搭客	89
十月十九日长沙	97
旅人手记	103

第三辑 在湘东老苏区

重见太阳的墓碑	124
一个乡副主席的经历	131
愤怒的挡头山	143

第四辑 为了祖国和人类

为了祖国和人类	157
奇迹创造者	170
平凡的英雄	179
胜利的开城	192

第五辑 秀丽的湖山

湖上	204
塔	213
衰落了圣地	223
莲藕季节	234
富饶的花果山	241
往返东太湖	251
早市和书场	266

第六辑 受伤的大地在喘息

访鉴真故居	276
受伤的大地在喘息	282
厦沪车上	290
浩瀚的长江	298

第七辑 向死者告慰

向死者告慰	311
辛勤的播种者	331

第一辑

童年杂记

义 父

乡下小孩子，凡是生辰八字和亲生父母相克的，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可以消除祸灾；或是生辰八字注定难于长大成人的，也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表示卑贱不重视。所以给人做义父的人，照例总是一些漂泊贫穷的不幸者。

我的义父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褴褛孤苦的看庙人。

庙就是西竺庵，当时国民小学的所在地。我最初上学的时候，老祖母和母亲哄我说：“去吧，到亲爷家里去，亲爷给你预备着状元糕呢。”我们乡下管义父喊作“亲爷”，自然是一种尊敬的意思。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义父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我喜欢到他家里去，吃他给我预备的状元糕。

可是到学校里一看，却使我大失所望了。我发现义父实在是一个和乞丐一样的穷老头子，他住的房子里摆着几只大尿桶，他的床上挂着一条鱼网似的破烂帐子，人走进去，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臭气。有太阳的日子，他常常坐在阶石上，当着阳光，脱下褴褛的衣服，袒露出瘦骨如柴的上身，偻着腰背捉虱子。他吃的东西也往往是发臭的，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他在吃一碗挤满米米虫的豆酱。……

这难道是我的“亲爷”吗？他为什么会这样穷困呢？

我曾经询问过老祖母和母亲，不过她们回答很简单，大致说，我的义父是邻县东阳人，原来是有家有室的，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里家破人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漂荡到外地来。年轻时依仗一

份高明的手艺，曾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开过一片小小木器店，还娶来一位颇有姿色的年轻寡妇；谁知道有一天他到县城里去赶市，回来竟发觉妻子已经卷逃无踪了，在一种完全测不及防的灾祸里，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和全部对幸福的期望。他简直疯了。他抡起斧头，劈坏了所有自己手制的桌椅器皿，丢掉店房，从镇上失踪了。但在几年之后，正当人们将要把他淡忘掉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不过他已经衰老了，头发花白了，腰背佝偻了，言语含糊不清了，举止也颤抖迟钝了。人们可怜他，刚好那个庙子里看庙人死了，就让他填了那个缺。于是，他耕种着寺庙附近几丘寺田，有时更掬起斧头锯刨给左近一些人家修理猪圈和牛栏，生活在人们的施舍里。而且，他开始认真吃起长斋，念起佛来了。

这时我毕竟还年少，老祖母和母亲这种简单的叙述，并不能使我感到人世间深广的悲哀。不过，仿佛也因此很忧郁，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位义父，决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情。穷困的人总是被轻视的，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并由这种认识带来了对我父的怜悯。甚至义父那张歪嘴打皱的脸孔，对我也不再是亲切可亲的了。

然而，义父终究是义父，他和我之间有着一种隐秘难解的关系。到国民小学里去读书时，他往往会把我喊到他腾着浓重臭气的房里去，从那褴褛污秽的床上，摸出一块糕饼或是一个梨子，颤颤地塞到我手里，要我当场吃下去。“吃，快吃，当心给别人看见！”他说。这对我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因为我立刻想到爬动在他那褴褛污秽的床上的虱子，想到他吃挤满米米虫的豆酱，就仿佛闻到他塞给我的赠品上的臭气似的；不过我还是把它吃掉了，竭力不露出厌恶和勉强的神色，同时心里也毕竟充满感激的情绪。

由于种种和这相类似的事情，越益使我对义父的穷困感到难堪了。有时，在家里，义父来了。他一来就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向

老祖母和母亲夸扬我读书的聪明；于是老祖母和母亲就到厨房里去端出一碗上面堆满菜肴的饭，不然就是一壶酒。看见酒，他的眼睛就发光了，就贪婪地喝着，话也更多了，对我作着种种可笑的祝福，直到舌头僵硬了，依然喃喃不肯停止。

有时，当我在上学或是放学回家的时候，看见义父迎面走来。在我的小伙伴的队伍里，就有人嘲弄地喊将起来：“××的亲爷来啦！”我的脸孔立刻羞红了，我的小伙伴分明是讥刺我有这么一个褴褛如乞丐的义父。这是很伤害我的自尊心的，我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义父走近了，他亲切地拉开难看的笑脸，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想钻到地底下去。在那一刻，我几乎是不高兴到近于愤怒的。自然，我做出一种不愉快的表情，既不答应他，也不看他一眼。

是不是他也注意到我的神情呢？不知道，也没有去顾忌。他的褴褛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至于我的冷淡会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呢？感谢我那时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无知不允许我去思索那样深奥的问题。

终于我做出了一件非常使他伤心的事情。有一次，大概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我混在牧童队伍里牵牛割草，到了那庙里。刚刚庙门开着，看庙的义父却不在，他一定在庙后掘地；我走进去，大概是出于破除迷信的动机吧，用草刀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砍掉了，还挖掉另一个佛像的眼睛。不待说，这事情立刻给义父发觉了。第二天，他泪流满面地跑到我家里来，跪在老祖母面前，磕头哭诉了一遍，要求老祖母重新修塑回去。为了这事，我受到老祖母和母亲一顿狠狠的责骂。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义父那种如丧考妣的伤心模样；我不懂庙里那几尊颀颀好笑的佛像对他有什么用处，能给他什么安慰。总之，我是真正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了，暗自内疚了很久，不敢再见义父的面——不是为了他的褴褛，

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

当年秋天，我患了一场重病，别人都说是佛爷的报应，老祖母急忙到庙里去许愿；尤其是义父，简直是慌乱了，他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跪在我床前，喃喃地为我祈祷着，他的脸上流满了眼泪。我这才知道，他不仅仅爱那些佛像，也爱着我。但他自己呢？他受够了不幸，尝尽了辛酸，究竟有什么人爱他，关心他？

人间是怎样的不公平啊！

不久我病好了，重新回到学校里去。那两尊佛像已经修塑好了，义父每天都在佛像前面烧香念佛，有时放学之后，他更要我一起跪在佛像前面祈求饶恕。我十分顺从地照做了。我觉得应该顺从的不是佛像的权威，而是义父的虔诚。

半年之后，我就离开家庭，到外面去读书了；最初是县城里的高小和初中，后来是省城里的高中和更远的北方故都的大学。在这些年里，我很少回家乡去。如象一只安徒生童话里的小丑鸭，在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里碰撞磨练，我几乎忘记自己的童年了。有时偶尔想起家乡，在那一群朴质而善良的脸孔里面，有一张很显明的，就是我那义父。

有一次我回家乡去，第二天大清早，还没有起床，义父就来了。他在帘子外面徘徊着，张望着，却不敢走进房来，直到我大声询问外面是什么人时，才听到一声颤抖而畏缩的答应。我听出那是义父的声音，就连忙下床来，请他进门就座。我看见他那一刹那间，使我惊讶不置的，不是他的畏缩踌躇，而是他的衰老和褴褛。他原来就是衰老和褴褛的，现在更衰老和褴褛了，完全变成一个乞丐了，而且是最贫穷的乞丐。

“在外面做大官啊！”他说，声音很模糊，歪嘴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我怎么来回答他呢？我怔着，说不出话。但我看见他的眼眶